



历史星空

红色古村杜徐岙

◎朱炯

出姚城，往东南，过陆埠水库，经袁马向西，在连绵逶迤的四明山北麓，有一狭长的山村，村后群山重叠，竹林如海，林间小道穿梭，潺潺溪流穿村而过，这就是杜徐岙。

杜徐岙旧属慈溪石台乡十七都，与余姚的双雁乡、四明乡接壤，直至解放前一直归属慈溪。众多的竹木，长成绿黛群山，也长成山民的城池。村后古道间布，往西南，经毛山古道，翻过山岗，可达高山、晓岭；向西，经双石门谷地，可至茆湖、南黄；向北，经乌岩，可通冠珮、龙坑。正是因为长藏深山，人迹寥寥的地理位置，抗战时期，杜徐岙一直是革命的红色堡垒村。时任浙东区委党委书记谭启龙，军事部长何克希也曾在这儿生活、战斗过。据村党委委员徐亚才介绍，数年前谭启龙的女儿曾来杜徐岙寻访，见到曾经一起生活过的徐安心老人，还能回忆起幼年在杜徐岙的点滴情景。

七十多年前的1943年6月，浙东区委在杜徐岙泥镬里建立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印刷厂，由夏子明任厂长，有工人十三人。6月底，印刷厂试印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一份综合性报纸——《浙东报》，这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一次由铅字排印的报纸。

抗战期间，我党在同日本鬼子进行艰苦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在经济领域同其进行激烈的斗争。为发展生产，抵制敌伪钞的进入和流通，浙东区委设立了浙东银行，发行了货币。这些被称为“抗币”的货币，在没有硝烟的金融战线上突破敌人的封锁，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功勋。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抗币最早都是从外地输入的。1945年春，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探索，杜徐岙印刷厂终于印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自己的“抗币”，结束了从外地输入的历史。

说起浙东韬奋书店，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梁弄，其实韬奋书店最早也是建立在杜徐岙。为纪念邹韬奋，中共浙东区委将原“浙东书局”更名“浙东韬奋书店”。1944年冬，由诸克兼任经理的韬奋书店在杜徐岙成立。诸克(1921—1945)，又名宝恕，萧山市城厢镇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苏北韬奋书店负责人。1942

年调浙东游击纵队工作，继而调任中共浙东区党委宣传部秘书及出版发行科科长。1945年，浙东游击纵队北撤时在陆埠牺牲。

村里的几处现存古迹更是见证了抗战的历史。1944年8月，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在杜徐岙徐氏宗祠创办了“浙东鲁迅学院”。徐氏祠堂称“庆衍堂”，重建于清代乾隆五十九年(1794)。据村里86岁的徐水土老人回忆，祠堂朝东，祠堂前置有旗杆石，西面为大厅，天井中原有大戏台，两边各三间厢房，是徐姓族人“崇宗祀祖”和商议族内重要事务的场所。后由于建杜徐岙小学及村委，拆除了祠堂的大门及戏台，厢房也只剩下部分，尚保留的大殿里，粗壮的大梁，精细的雕刻，仍可想象祠堂昔日的辉煌。在原先挂匾额的位置，那颗实木雕成的五角星十分醒目，尽显当时雕刻者的遒劲雕功，也可以想见鲁迅学院新建时的繁荣光景。

浙东鲁迅学院吸收大批知识青年进入根据地，为扩大发展根据地而培训干部。由黄源任院长，楼适夷任副院长，林尧任教育长，设教务、总务两科。后因战斗关系，流动到让贤、白鹿、陆埠、下官、梁弄，最后才在横坎头安定下来。作为院长的黄源是浙江海盐人，曾留学日本，时任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浙东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鲁迅学院院长。解放后，黄源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

与徐氏宗祠同样见证了抗战历史的还有始建于康熙三十六年的上东岩庙，俗称大庙。坐北朝南，原有山门、大殿、戏台及东西看楼，现仅存七开间的大殿。前设卷棚，雕刻与宗祠同样的精湛，檐柱全部为方形石柱，石柱上镌刻的“万姓桑麻沾惠泽，千秋俎豆酬神恩”等数联，均出自笔者先祖、清道光九年探花公朱兰之手。1945年9月，浙东纵队后勤部以国民革命军浙东纵队留守处的名义在大庙驻守。

七十年后的杜徐岙古村，依然静守着一份安然。昔日抗战的遗迹虽然正慢慢消失，但发生在这个四明山古村落里的许多故事，并没有因不为人所知而不够精彩，也没有因未载入史册而停止流传。

夏草亦悦人

绿生活

◎崔海波

小区北门外新开通了一条公路，晚饭后，我去那儿散步。路的一边靠河，河岸上长着丛丛簇簇的野草，很是茂盛。彼时暮色已四合，看不清是什么草，凑近前去借着路灯，才发现是一大片艾草，植株很高，足有一米，顿时心生喜悦。今年春夏以来，我还没到乡间去采过艾草呢，冬天泡脚的草料尚未着落，这下可就有了。

天色已晚，再说没带工具，草丛中蚊虫猖獗，我不敢贸然拔草，还是明天一早来割吧。次日天刚亮，我带着长镰刀大包袋，全副武装向河岸进发。

艾草的茎已经很粗壮了，有几株比我的手指还要粗，且很老，老得跟树枝差不多，新镰刀挺锋利的，按理是一刀下去所向披靡，但是因为草茎太老，居然需要拉大锯似的来回多次才能把一根草割断，遇到特别老的，干脆像折树枝那样将其拗断，实在拗不断的，只能截取其上半段了。就这样，我花了三个早晨的时间，将这片艾草全部收割回家，望着晒满阳台的赏心悦目、芳香氤氲的绿草，心里很是高兴。母亲说，这么多草料，冬天泡脚绰绰有余，可以先匀出一部分来做艾灸。她将晒干的艾草叶子捋下来，揉搓成绒絮状碎末，再用薄纸小心地卷起来，看上去像是一根加长加粗版的香烟。

艾灸是中医疗法的一种，点燃艾条熏烤人体的穴位，可以达到保健治病的效果，我见过别人做艾灸，自己从未尝试过。母亲做了很多根艾条，但并没有用于灸疗，她只是点燃后当蚊香用。淡淡的烟雾弥漫开来，屋子里充盈着艾草的芳香，那味儿，比商店里买来的蚊香好闻多了，蚊子们全都逃之夭夭了。

一日去鄞江桥拍片，看到有村民从山上摘来几片巴掌大的植物叶子，初看像桑叶，细看又不像，一问，原

来是麻叶。麻叶我是熟识的，春天里，鲜嫩的麻叶和艾叶一样可以做青团的，只是香味稍稍逊色点儿。

我问他这么老的麻叶派什么用场？他说做药：“把麻叶和满堂红一起捣烂后，敷脚趾头上，可以治脚气和灰指甲。”

满堂红也是我熟悉的一种庭院草花，又叫指甲花。小时候，夏日的夜晚，大人们把捣烂的满堂红用桑叶包在我们的手指和脚趾上，第二天一早醒来，指甲和脚趾甲都染红了，很好看的。想不到满堂红和麻叶还能治脚气。民间土方，用料都是随处可见的常见花草，且没副作用，患脚气的朋友倒是不妨一试，即使治疗效果不佳也无妨，美甲的作用肯定是有。

老人见我认真虚心请教，特意又关照一句：“满堂红的花要选白色的，红色的没用。”

我使劲儿点点头。

上个月的一天，我晨起到楼下跳绳健身，见一邻居正在倒腾几只花盆，边上放着几株大小不一的芦荟，没等我发问，他就自说自话起来：“芦荟很好的，夏天蚊子叮咬过后，涂一点，很快就消炎止痒了。”

芦荟的汁液像胶水一样，很黏稠，据说在美容养颜方面有很多神奇的功效，用它制成的各种护肤品琳琅满目，但我一种也没用过。

我是过敏体质，即使不被蚊子叮咬，夏秋时节，身上也会发红疹，奇痒难忍，需要过几天才消退。于是我就问他讨了一株芦荟种在花盆里。前些天，小腿上发出了第一个红疹，我不慌不忙地剪下一小段芦荟叶子，丰沛的汁液立刻从切口处流淌出来了，涂抹在疹块上，过一会儿，症状明显缓解。

其貌不扬的夏草自有悦人之处，但首先要认识它，才能领略它的好，继而陪伴我们安度苦夏。

爱深沉

亲情缘分

◎陈贤虎

曾看过香港电台主持人梁继璋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信中说：“亲人只有一次的缘分，无论这辈子我和你会相处多久，也请好好珍惜共聚的时光。”读至此处，不禁动容。

父亲做了一辈子木工，常年在外走南闯北，尽管身体不是特别硬朗，但是用勤劳和节俭支撑起家庭一片天，同时也成就了父亲的好名声。我年少不懂事，抱怨父亲没本事、没魄力，没像同行一样成为有钱人。后来自己长大当了家长，我才真正理解父亲的不易。堂上椿萱雪满头，父亲身体大不如前，血压高，有时上下楼梯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父亲老了。原以为父亲是座高山，会永远屹立不倒，但当真有一天老去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十分脆弱，父亲，儿子是您永远可以依靠的肩膀。

母亲目不识丁，没什么文化，教育儿子也是随心所欲，现在想来有时还不能释怀。比如教训我的时候，老是用手或梳子敲打我的脑袋，以致于老觉得自己因此变得笨笨的；喜欢把她自以为是但实际又不合时宜的观念强加于我，很少倾听和尊重我内心的想法，不一而足。但毕竟母亲给了我生命，并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成成人，尽管有些教育方法值得商榷，但她用一位农村母亲特有的育人方式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事，让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孔子说孝敬父母最难的是“色难”，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最难。我对自己说，多抽时间去看看母亲，不嫌弃，不抱怨，始终和颜悦色地对待母亲，让她生活得开心。要是真有一天母亲离开了我，我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没娘疼爱的孤儿了。

家有贤妻，国有良相。平心而论，老婆大人尽管有些小脾气，但确是个善良、顾家而又贴心的女人，有她在，家就在。想想有她这样不离不弃地跟随我，与我共度人生风雨，也是我这个傻小子的福分。所以我应该让她幸福，每天我要向她表达爱意，让她做她喜欢的事，对她多包容多迁就，尽量不惹她生气，即使有矛盾，也要用幽默去化解，说些貌似批评实则表扬的话，绝不大声反抗。如果能把老婆照顾好了，她就会心情舒畅，也会变得更加美丽，一个女人脸上的幸福神情是任何化妆品都无法涂抹出来的。

儿子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作品，我要竭力为他成长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我会循循善诱地向他灌输一些向上的理念，同时言传身教，让他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我会陪他玩，跟他做朋友，让他拥有五彩斑斓的童年。孩子不经意间就长大了，投资孩子永远比投资任何东西有价值。我成为儿子的父亲，是那样的偶然，我愿死心塌地像个石头铺在地上那样，垫起孩子愿望的脚尖。

我非常珍惜这段亲情缘分，感谢有你们陪伴在我身边，让我感到特别温暖和安心。

总第 5923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配图 沈欣

